

偽

齊

錄

偽

齊

錄

二

卷

偽齊錄卷上

從政郎楊堯弼

劉豫傳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家世爲農至豫始應進士舉元符中登第累官郡縣佐政和二年召除殿中侍御史少時嘗盜同舍生白金孟子紫紗衣及是言者發其夙醜豫因上疏自明上皇赦而不問未幾累章言禮制局事上批云劉豫河北村叟不識禮制送禮部與差遣遂黜爲兩浙察訪抵儀真喪妻翟氏繼丁父憂因家焉建炎二年主上幸維揚樞密使張慤有河朔職司之舊力請於朝欲與一郡時濟南太守張悅遲留未行俾豫起復代之除中奉大夫知濟南府豫欲換江南一郡而兩府厭其繁不許謁見乃憾而去到郡惟務酷刑以快私

偽齊錄卷上

楊堯弼

忿除父子容忍條犯者皆相坐罪建炎三年金虜侵山東豫遣子承務郎刑曹掾麟部兵出戰爲金虜圍之數匝又令郡倅張東援之金虜解去陷豫以利俾令投拜豫與東議出城百姓攔路願守不降豫因墜城詣軍前通款是年夏金虜以豫節制京東兵馬徙東平豫遣使說東京留守上官晤令叛晤焚書斬使頃之又以賂陷晤左右喬思恭宋厚俾說晤反晤從之時金虜天會七年卽建炎四年濟南有漁得鱸者豫妄爲神物之應乃祀之夏五月附豫姦黨言北京順豫門下生禾五穗同木以爲豫受命之符於是齊魯之間僉爲附會推戴而豫亦使子麟齎重寶陰賂金虜酋長撻辣左右求僭立而撻辣遂注意於豫豫詭辭乞立張孝純金虜又遣使就豫治所問軍民百姓所欲立者眾未及對獨豫鄉人進士張浹越次應之曰願立豫遂決是月戊申金虜遣

西京留守高慶裔

西京乃禮部侍郎知制詔韓昉備禮

以璽綬立豫冊之曰冊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於大

名世修子禮永貢虔誠付爾封疆並同楚舊豫遂僭立

於北京以前宗正丞李孝陽權左丞濟南通判張東權

右丞兼吏部侍郎以其子麟為太中大夫提領諸路兵

馬知濟南府以前延康殿學士宣奉大夫前太原尹張

孝純依前宣奉大夫封開國公守尚書右丞相以弟益

為北京留守都水使者王夔汴京留守升東平府為東

京以東京為汴京改南京為歸德府豫生於景州守濟

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強壯為雲從子弟應

募者數千人又以郡內三代有官或本身有官人為三

衛官曰翼衛曰勳衛曰親衛分三等二年升一等及六

年即以試弓馬合格人出官是年金虜南寇回以李鄴

李侁李儔鄭億年臣豫除儔監察御史億年工部侍郎

偽齊錄卷上

冬十月甲午遣李純等奉冊寶冊母翟氏為皇太后妾

錢氏為皇后民間房緡以十分為率五釐納官十一月

詔曰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近古以來仍紀嘉號以

與天下更新乃者即位之初有司請遵舊制朕以大國

之故遜避未遑而使命遠臨促立別號以昭受命之元

用新我齊民之耳目嘉與諸夏共承天休其以十一月

二十三日以後為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聞之李鄴

留守東平鄭億年禮部侍郎陳州守馮長甫叛我附豫

請立什一稅法除戶部侍郎李儔知單州李侁陽穀令

是年依倣金虜法鄉各為寨推土豪為寨長五家為保

雙丁籍出為戰軍每月兩點集呈器甲試弓馬合格者

與補效用正軍不願者聽州縣市民亦各籍為五軍單

丁夜巡雙丁上教每調發一人即同保四人備錢糧器

甲衣服等費就本州送納類聚官差人發赴駐劄處支

散官無一毫之費凡二年一替惟效用正軍使臣官請給各有差時有百姓失其姓名醉酒嫚罵豫云劉豫是何人要做官家大宋何負於你豫斬之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言大利害乞見豫卽召到卽言莫若遣使密通江南不然結好夏國豫榜於市云上國聞知與生靈爲害不細斬首號令二年麟封梁國公尙書左丞相張昂權左丞相兼門下侍郎冬十月遣弟益守汴京徙李儔知襲慶府十二月東京官屬並父老史平僧錄德真道錄王從問捧表請遷都於汴僧道賜齋史平補上州文學張東罷以左丞范恭權右丞三年夏四月遷都於汴是日暴風卷旆屋瓦振動都人大恐曲赦汴人杖罪以下與民約曰今後更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雜用不限資格惟其人因奉祖考於宋舊廟尊其祖曰徽祖毅文皇帝父曰衍祖睿仁皇帝親巡郊社徒弟益爲

京兆留守劉麟以所籍鄉軍簽本府十三軍以參謀統制機置幹當幹避諱本非幹議事差委統領訓習差使指揮使上中下三等守闕上中下三等效用網羅人材置諸左右麟嘗語參謀馮長甯等曰趙氏宣政閒童蔡秉兵柄幕府從事皆闕冗取具之人一日金兵入界召而問之失色已無生矣豈有補於萬分之一哉前車之覆可爲龜鑒今本府官屬皆朝廷選差諸公亦宜自重夙夜思慮苟有便於國家無惜見教太常博士兼直史館祝簡進遷都賦其略云炎祚燿生闡主用闡嬰錮忠良又進國馬賦其吠堯之言大略云蠢爾蠻荆弗賓弗降固將突騎長驅不資一葦之航撒烈飛渡如歷九軌而履康莊豈惟觀兵長淮飲馬大江而止哉蓋將窮丹穴越嶺徼車書混祝融之區聲教變卉服之島東南一尉罔不率俾四海聞盛德而皆來臣萬物被潤澤而大豐美歸

馬放牛戢戈囊矢天子垂衣裳庶民安田里豫批云文賦正非治天下所宜尚然自前朝之季上情下嬉怠意監收國家創業力爲殘傲生靈除禍亂圖康泰以馬爲急務而猶恐官吏軍民多狃於舊俗未知盡心於牧圉芻秣之道此賦極陳馬之爲用使讀之者皆知此爲至重而不可忽實有補於馬政祝簡可減二年磨勘聊示無言不酬西京奉先指揮兵士李英賣玉注盃與三路都統豫疑非民間物勘鞫之知得於山林中遂以劉從吾爲河南淘沙官發掘山陵及金虜賊盜發不盡棺中水銀等物以谷俊爲汴京淘沙官發民間埋窖及無主墳墓中物六月大雨豫以爲德政所感布僞詔使子麟代謝於相國寺太乙上清宮張孝純致仕張昂權右丞相兼門下侍郎鄭億年知開封府成忠郎許清臣主管殿前司公事改成忠郎爲宣節郎忠訓郎爲昭愨郎忠

翊郎爲昭景郎避祖劉忠諱也秋九月長星見僞太后死諡曰慈憲宋厚上書言利害豫以其說上官晤之故特錄用之冬十月以李鄴權右丞范恭守左丞李侁言什一稅法利害可采遷監察御史四年春二月葬僞太后于東平儀仗一如朝廷禮制但所標揭皆田家村嫗之衣都人多竊笑之是月賜狀元羅誘以下八十四人及第夏五月戶部侍郎馮長甯監察御史許伯通刪修什一稅賦條式三十一件并隨有稅法申明二十二件增修諸律刑統疏議阜昌敕令格式與什一稅法兼行之意相妨者從稅法其進劄大略云宋之季世稅法爲民大蠹權要豪右之家交通州縣欺侮愚弱恃其高資擇利兼并售必膏腴減落稅畝至有入其田宅而不承其稅者貧民下戶急於質易俛首聽之閒有陳詞官吏附勢不能推割至有田產已盡而稅籍猶在者監錮拘

囚至於賣妻鬻子死徙而後已官司難逃戶之賦則牽連邑里歲使代輸無有窮已折變之法小估大折名曰手實直巧詐斯民十倍培取舍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至於檢災之蠲放分數方田之高下土色不公不實率皆大姓享其利而小民被其害暴君污吏貪虐相資誅求百出朝行寬恤之詔夕下割剝之令元元窮蹙羣起爲盜云云秋九月學士院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其言指斥鑿與尤甚文多不載豫批馬定國轉一官冬十月李鄴除右丞金虜寇蜀大敗於王師五年夏四月以許清臣爲殿前太尉拆毀景靈東西宮得真宗皇帝玉石像碎爲二十八段秋九月望僞詔誣汗鑾輿不忍具載其略云朕膺受天命旣作民主遂竭其憂勤撫治中原數年而來治頗有緒永惟吳越巴蜀江湖鎮海皆定議一統之地含齒戴髮莫非臣民閱其陷於僭逆之邦豈不

欲速便混一重念大亂之餘生民困極深加惻隱不忍用兵且冀趙指斥御名久自悔悟稍能革其不道故爲之請於大金割江表之地而封之使永保趙氏之祀大金以元議絕滅但欲終其攻伐力請逾堅方獲聽許朕所以施德於江南者顧不厚哉蓋朕以救生靈爲心勉卽大位彼儻能善保一隅不肆殘暴雖分列土地樹之國都使海內偃兵息民朕之志也豈圖怙惡不悛蔑棄大德乃敢僞通使聘密圖吞噬先乘不備之隙攻劫汝潁後舉烏合之眾侵掠襄鄧至妄肆蜂蠆之毒有收燕雲之謀若尙加含忍則南北億兆生靈無休息安泰之期是用特遣皇太子爲諸路兵馬大總管尙書左丞相梁國公麟領東南道行臺合大金元帥大軍直擣僭壘俘其罪人布宣德旨弔彼黎庶務使六合混一永無兵革之虞生民共遂有生之樂播告天下明體至懷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屢敗於王師繼聞車
駕親征四太子詭示渡江之形全軍宵遁麟以騎兵環
繞一夜馳二百四十里入宿州始少安西北大恐尋多
散榜文託以虜王死爲辭名曰班師曉示文多不載春
二月改什一法行五等稅法秋七月毀明堂得金龍之
金四萬兩大銅錢五百萬是日天地晦冥八月麟出獵
陳留有義黨百餘人欲禽麟南歸其徒首之悉斬於汴
京以弟劉復知濟南劉觀知淮甯軍冬十一月民鬻子
者官以貫百收稅有告李儔罵丞相張昂豫以儔江南
歸附降五官虢州盧氏監酒十二月張東卒七年春賜
狀元邵世矩以下六十九人及第改明堂基爲講武殿
門爲講武門改安上門爲安眾門朱雀門爲明昌門景
龍門爲昭遠門秋九月以殿前太尉開封尹許清臣權
大總管以子麟領東南道行臺右丞講議軍事僉鄉軍

三十萬號七十萬三路南寇中路由壽春取合肥麟統
之李成關師古輩皆在麾下東路由紫荆山出渦口犯
定遠以姪劉猊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孔彥舟統之
偽詔榜示指斥誣污尤甚於五年淮泗之役軍之始行
臨汝軍知軍宋著部夫到京麟以後期斬之繼斬使臣
趙倚麟因語人曰已去趙宋矣尋大敗於濠壽之間失
運車七千兩船七百隻歸正已後散走者大半喪器甲
交鈔軍須犒設之物不可勝計於是廢猊爲庶人免劉
復官徙劉觀爲東京路留守以妻弟翟倫爲南京路留
守八年夏四月改保康門爲清遠門是月有羣梟鳴於
後苑又有梟數千鳴於內庭作休也之聲豫立賞掩捕
獲一梟者賞五千五月以前進士在東平應虜使乞立
豫張浹爲皇子府準備差使是月無雲而雷起龍於宣
德門右掖滅宣德字豫遽命修之秋八月遣宣教郎戶

部員外郎韓元英迪功郎監南京草場游河乞兵金虜欲并力南寇皆以王師進臨長淮爲辭旣望順昌府報喜旗到京據江南舊劉相公下副都統制酈瓊等全軍人馬并淮西百姓十餘萬眾歸附以戶部侍郎僞皇子府參謀并本府選鋒統制李師雄充接納官九月十三日到京以酈瓊爲靖難節度使知拱州劉先時爲北京大名府副總管趙世臣南京副總管王世忠僞皇子府前軍統制靳賽左軍統制餘或諸州軍馬鈐轄或遙授准備差使緝捕盜賊遣馮長甯再乞兵金虜冬十一月壬寅平康鎮濠賽官賁百祚見星殞不覺失聲驚曰齊帝星殞禍在百日之內同坐者慮他人告首連累因猝曳赴劉麟麟問可禳否答曰惟在德麟奏豫以爲狂士王子斬於汴京閤門奏僧道見謝辭合致拜豫可其請十一月庚子以私憾棒死東京富民孟思齊於東市丙

午金虜廢豫爲蜀王虜王詔敕曰敕行臺尙書省朕丕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成平故自濁河之南割爲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遄征固不貪其土地從而變置庶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都逮今八稔尙勤吾戍安用國爲甯負而君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別膺王封罪有所歸餘皆罔治將大革於弊政用一陶於新風勿謂奪蹊田之牛其罰已甚不能爲託子之友非棄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其餘便宜事件已委所司盡下元帥去訖外處分不盡之事亦就便計議從長施行仍布告逐處咸使聞知故茲誥示想宜知悉天會十五年十一月初豫欲南寇也知金虜戒川淮之敗不肯輕動遂詭辭稱探到王師將欲度淮遣韓元英游河乞兵特撻辣四太子示以難色及酈瓊叛我又令馮長甯以酈瓊等興王師將欲取進事亦聞於虜酋於是

金虜不得已而從之俾以齊兵權聽金虜元帥節制悉令調發赴陳蔡宿亳汝潁之間約麟單騎河頭議事寅夜進發至是麟以二百鐵騎抵濬滑之間求見撻辣金兵圍之數重悉禽之馳赴汴都由梁門至東華門入以騎二百守宣德左右掖門四太子五郎君三路都統入大內逼豫出見撻辣既至宣德門四太子揮鞭以馬騎圍逼至東闕門命一人羸馬駝之而去囚於金明池命百官有司皆仍舊以偽齊尚書省爲金虜行臺尚書省散出文榜買賣不許關閉仍以小番揚言因民所欲皇惑眾聽稱齊王虐民命廢之放五釐免行錢散鄉軍敲殺貌事人交付百姓快活作舊主人少帝官家在此民心於是稍安而北軍亦不敢擾民豫之廢也有馬四萬二千汴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有絹二百七十萬疋有金一百二十萬有銀六千萬兩有糧九十萬石

力州不在此數豫宮嬪一百七十人姬身者九十其子麟一百二十人父子皆外示節儉而內爲淫佚以獻女獻妻得官進姊進妹得差遣如高立之宋緝紛紛者皆是中間尤甚者如廉公瑾以女奉麟以子妻伴之麟並以二人進於豫遂以公瑾監禮料庫僞皇子府差使敦武郎侯湜出爲長葛令有人已贓萬餘緡事發知不免以女進豫豫以爲使功不如使過升湜爲金牌大使陝西五路傳宣撫問其污淫有至於此在僞位八年凡含齒戴髮上至耆老下至髫齡微至倡優無日不納官錢行偶語之禁喜陪剋之士酷虐鄙猥不可一二數劉觀劉復劉益皆豫之弟劉猊乃劉觀之子悉喜聚斂碎碌無他技能獨劉益積而能散頗能得士卒之歡心待下亦有禮法故廢豫日虜人亦忌之俾經略郎君以計掩捕餘待之若無物觀至今恣其任便居住僞后錢氏宣

和閒爲御侍淵聖時出官娉使臣張保義妻之張爲賊虜錢從賊夫爲人所殺賣身於豫爲鍼綫婢故舊知宮庭中事豫皆取法錢氏先是邢希載毛澄之徒皆以忠言諫豫俾陰通朝廷共雪國恥豫斬之至是廢遷相州留錢五十萬命道士醮薦之十二月甲戌自相州徙上京改封曹王年六十有五

虜立僞齊冊文

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皇帝詔曰朕聞公於御物不以天下爲己私職在牧民乃知王者爲通器威罰旣已殄罪號位宜乎授能迺者有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仗黃鉞而拯黔黎舉白旄而誓師旅妖氛旣埽區宇式甯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卽從來議豈期天方肇亂自啟釁階陰結叛

僞齊錄卷上

九

臣賊虐宰輔鳩集姦慝憂亂邊陲肆朕纂承仰循先志姑存大體或示涵容乃復蔽匿逋逃夸大疆域肆其貪很自起紛爭擾吾外屬之藩鄰取其受賜之疆土因彼告援遂爲解和終莫聽從巧爲辭拒爰命將帥敦諭盟言許以自新全然不改偏師傳汴首惡奔淮嗣子哀明請復歡好地畫三鎮誓卜萬年凡有質要悉同交約旣而官軍未退夜集眾以犯營誓墨才乾密傳檄而堅壁私結人使陰起事端以故再遣師徒詰茲敗類又起畫河之議復成款戰之謀旣昧明神迺昭元鑒京城摧破鼎祚淪亡無并爾疆以示不貪之德止遷其主用彰伐罪之心建楚新封守宋舊服庶能爲國當其息民不料腐儒難勝重位妄爲退讓反陷誅鋤始者宋國罪餘趙氏遺孽家乏孝友國無忠勤銜命出和已作潛身之計提兵入衛反爲護己之資忍視父兄甘爲俘虜事雖難

濟人豈無情方在殷憂樂於僭號心之辜禍於此可知
乃遣重兵連年討捕始聞遠竄越在島夷重念斯民亂
而無主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庇咨爾
中奉大夫京東京西淮南等路安撫使兼諸路步馬軍
都總管知東平府節制大名開德等府濮博濱棣德滄
等州劉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於亂邦生
不遇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願從於
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愚民去就之閒舉郡來王奮然
獨斷逮乎歷試厥勳克成委之安撫德化行任之尹牧
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況有定衰
救亂之謀必挾安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橐弓力穡
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廢不急之務徵隱逸舉
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蟲
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

一心仰戴宜卽治歸之地以明建業之元是用遣使留
守西京特進檢校太尉尙書右僕射大同尹兼山西兵
馬都部署上柱國廣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
二百戶高慶裔副使金紫崇福大夫尙書禮部侍郎知
制誥護國南陽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
韓訪備禮以璽紱寶冊命爾爲皇帝國號大齊都於大
名府世修子禮永貢虔誠付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
集自適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民欲忠以藩王室信
以保邦圻惟天難諶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爾其勉
哉勿忽朕命

偽齊僭立赦文

門下自前朝失御率土無依內離民心致蠶起弄兵之
盜外開邊隙來鷹揚問罪之師山川靡甯干戈互動耕
桑廢業隴畝彌望而荆榛老幼逃生廬舍多爲之灰燼

原野厭乎流血溝壑填於殘骸兵火連年不休亂離自古所少言之流涕念及痛心嗟赤子之無辜冀上天之悔禍宣命亟班於上國節制特設於東州顧朕何人誤承此任自念風猷寡陋家世則微昔也壯年久林泉而始樂今焉晚節豈軒冕之爲心屢乞退閒竟無允命提綱五路空殫夙夜之勞厯試暮年蔑著錙銖之效雖近地稍形於康乂而遠民未免於飢荒方圖自效而歸敢有懷他之望顯冊者旣申命要在必從避辭者凡四章無所不至使命愈加於敦迫軍民不容乎遁逃至於部屬之州列奏樂推之牘此豈人事致爾實有天數存焉知便安難遂於己私則吉凶宜同於民患當天造之草昧念王業之艱難恭受冊儀尚循牆而欲避免膺位號若負刺之不遑雖非大舜之明揚幸無成湯之慙德已於天會八年九月九日卽皇帝位國號大齊布告中外

偽齊錄卷上

十一

咸知朕意向念世道交喪國俗益訛貪頑未戀於餘風詿誤多罹於憲網力期化洽深軫哀矜宜布湛恩與之更始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臨深履薄何以當付託之隆拯溺救焚何以樹來蘇之望向賴公卿助力士庶協心共贊眇冲以臻康泰

偽齊求直言詔

九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辭避無術竟當任重蒙遠近官吏士庶耆老奏集稱慶無以能副眾勤誠惟極愧惕念時當草昧事極艱難臨政之初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更冀官吏軍民耆老凡有所見直陳無隱庶補昧陋共圖永濟

偽齊建元阜昌詔

十一月二十二日奉聖旨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近代以來仍紀嘉號以與天下更新乃者卽位之初有司

請遵舊制朕以大國之好遜避未遑而使命遠臨促立別號以昭受命之元用新我齊民之耳目嘉與諸夏共成天休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建元爲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偽齊遷都汴京詔

十二月十八日奉詔書汴京實四方之上游名區奧壤爲天下最今所宜都無以易此而朕念遷都重事未嘗輕議旣而寇盜衰息強梗懷歸關輔混同人漸備謐宅中而據會要因舊以建新邦乃其時矣朕志已定朝論僉協將戒嚴而順動宜先事以示期誕布詔書直孚羣聽已定明年春末遷都於汴凡爾遐邇知朕意焉

偽齊立錢后冊文

門下朕肇造區夏聿從王化之基正位宮闈允賴坤儀之助爰茲懿範協建丕圖敷告明庭誕揚顯冊咨爾錢

偽齊錄卷上

十一

氏性鍾婉靜德懋肅恭嬪於節制之初嘉爾宜家之美慶傳乃祖德及於民啟吳越之王封衝斗牛之瑞氣名家濟美遠踰高密之門邦媛流芳益顯臨安之裔逮茲創業繁乃協心增厚人倫思繼關雎之化敬修婦禮欣承長樂之歡宜正徽名式資內治禕衣綸翟遠稽周室之儀椒屋蘭闈靡效漢家之侈蓋遵典禮匪徇私恩於戲惟守恭儉可以御敦朴之民必務憂勤可以副勵精之意書稱嬀汭匹虞舜以膺圖詩詠洽陽配周王而受命勉師令德永播徽音可立爲皇后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施行

偽齊戒守令農桑詔

敕朕撫有海內五年於茲賤末而貴本欲使元元之民皆趨南畝豐衣足食水旱有儲比至於今田野未盡闢閭閻之閒蓄積尙寡抑亦長民之吏訓督之未至古者

循吏或出入阡陌勸農桑課民樹藝悉有程品用是戶口蕃滋獄訟衰息今郡守縣令所以助朕致理何獨不然及茲春首播殖之時其各勉盡率土之方使地無遺利農民亦宜深念再脫兵火之厄泰然更生勿事游惰畎畝務遂生生之業以養父母以育妻子臻於福壽不亦善乎布告天下咸使知之稱朕敦本務農之意勿忽朕命故此詔示想宜知悉

偽齊牒官刪修十一税法

刪修官尚書右司員外郎許伯通

尚書戶部郎中兼權侍郎給事中馮長甯

尚書省准內降付下朝請大夫尚書戶部郎中兼權侍郎權給事中臣馮長甯等劄子奏臣等准尚書省劄子

奉聖旨刪修什一税法今檢照前後指揮削去繁冗類成條式共三十一件并隨有税法申明三十二件竊謂

偽齊錄卷上

三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龍子謂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以此見三代皆行什一之法又無若助之善者周之亂已不能守法秦漢而下隨時更變其閒雖或輕於什一而取稅然更賦之數其目亦繁弊亦隨生所以仲長統極言其陋今通肥磽之地率計稼穡之入斛取一斗未為甚多一歲之閒有數年之儲不循古道視為輕稅及一方有警一面被災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惟唐租庸調法號為近古貞觀之際行之甚備而其後稍紛更之卒變其法總無名之賦立為定規名曰兩稅陸贄嘗言兩稅新制耗竭編氓日日滋甚當時行之未久而其弊已如此迨宋之季世遂為民之大蠹權

要豪右之家交通州縣欺侮愚弱恃其高貲擇利兼并
售必膏腴減落稅數至有入其田宅而不承其稅者貧
民下戶急於貿易俛首聽之閒有陳詞官吏附勢不能
推割至有田產已盡而稅籍猶在者監固拘囚至於賣
妻鬻子死徙而後已官司攤逃戶之賦則牽連邑里歲
使代輸無有窮已折變之法小估大折名曰手實直巧
詐欺民十倍陪取舍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至於檢災之
蠲放分數方田之高下土色不公不實率皆大姓享其
利而小民被其害暴君污吏貪虐相資誅求百出朝行
寬恤之詔夕下割剝之令元元窮蹙羣起爲盜滅亡之
由可爲龜鏡昔魯哀以年饑二猶不足問孔子高弟有
若有若對以盍徹乎又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則見什一
乃足百姓之法不可以加重也自白圭欲二十而取一
孟子則以子之道貉道也又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

大貉小貉也則見什一乃堯舜之道不可以加輕也自
古在上能行治民之道者無若堯舜夏殷周而下能知
治民之道者無若孔孟之徒其所行所言皆如此則後
有天下國家以安養生靈爲意者其可忽諸春秋公羊
傳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什一行而頌聲作豈傷其法
廢而不復故諄諄言之以示後世與恭惟陛下受天明
命拯民於塗炭之中慈儉爲寶勤勞庶務革貪饕爲循
良化呻吟爲謳歌爰自節制諸路深鑑前弊而欲盡革
之乃酌先帝聖賢所行所言爲什一之稅多寡升降官
不定籍惟據民戶所供歲入之實數而要其出入弊無
緣生無地不授無田不井與助法同賢於夏后氏之貢
遠矣所以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址行之數年稍
得法意者公私兼利獨權要豪右不逞之徒病其不能
容姦因州縣奉行閒有乖方或煩苛滅裂致百姓之疑

惑厭苦者乘之肆爲浮言力圖阻壞按周制田不耕宅不毛民無職事者罰以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今法請佃官田兩科之後有虛占不耕妨人請佃者令比附輸稅議者乃非之以爲太刻按律應輸課稅及入官之物而迴避詐匿不計所闕准盜論歷代之未嘗增損今壞法隱稅者准盜斷罪議者乃非之云所隱係已物豈可謂盜紛紛藉藉類此者多扇惑眾聽惟冀幸眾情之不安因之得以搖動成法況自昔有稅惟今之稅尤合樂輸蓋國家既無池臺苑囿樓觀之役又無聲色玩好宴游之侈外無佛寺道宮之修崇內無嬖人幸臣之賜予惟是祿官吏者所以爲民圖治安養軍兵武人置鞍馬甲器者所以爲民平禍亂完城池樓櫓者惟要緩急保民備河防邊郡者惟恐倉猝害民凡民所輸之稅一粒一錢一絲一縷更無妄用盡是還以爲民民能知此豈

忍有隱豈復爲異議所惑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付所司鏤版行下杜絕浮言戒敕官吏示以行法之意必堅必信庶幾斯民咸受實惠取進止奉聖旨依牒請恭依聖旨指揮施行故牒阜昌四年五月十五日牒

奉朝郎兵部侍郎兼權尚書右丞

李鄴

奉議郎中書舍人直學士院

兼權門下侍郎尚書左丞

恭

奉議郎戶部尚書右丞相

張昂

皇子兵馬諸路大總管尚書左丞相梁國公

偽齊詔諭士民榜

尚書兵部承尚書省劄子已奉聖旨差官前去諸路宣道朝廷所有政事今節次歸附人等供說江南亂法不道之事理宜令民庶通知今開說如后契勘亡宋之君奢靡昏迷獲罪於天盜賊徧起於天下兵火相繼者累年流毒下民自古少比強壯橫死於干戈老弱凍餒於

溝壑婦女多遭於驅虜至今士庶之家父母兄弟妻子
骨肉少有得全本原皆是亡宋之不道凡有知識甯不
痛心幸賴皇天悔禍哀憫生靈保佑聖朝與人更始洪
惟主上卽位以來宵衣旰食焦勞圖治務農重穀核實
去華念遺黎之未蘇則慎擇守令之官欲下情之畢通
則延納草野之言明慎賞罰勤恤鰥寡昔日強暴爲仗
節死義之臣昔日貪污爲守法奉公之吏累年以來公
私稍足內外康甯此主上至誠懇切力行不倦故於大
亂之後立太平之基夫以亡宋流毒於天下之若彼而
聖朝撫養補完之如此天意人心將安所歸今日亡宋
遺孽康王殊不念宋朝陵寢亦不恤中原萬民脫身委
棄而去任自禍亂遠遯江南苟樂一身法令愈亂奢靡
更甚致使彼方之民猶未免於塗炭不住據江南逃來
歸附聖齊官吏軍民前後供說江南失道之事不可勝

舉今略陳數端康王依前做倣宣和間有所寵內官馮
御藥等今恣受賄賂官員受差遣者往往尋買鷓鴣
鴿之類與馮御藥等因奉康王便得好差遣餘文武官
到臺部受遣者亦盡用賄賂如監當見闕有用錢千貫
求得者若近上差遣須是宰相內官及神武五軍關節
卽得惟邊曲遠小處闕方始可受及至到任又往往爲
諸路鎮撫安撫辟差了門下人不令放上給公據還部
至有顧賣妻女質當誥敕爲路費歸者彼方有市語云
斟量珠便龍圖五千索直祕閣二千貫且通判是致官
員到任無不擾民誅求州縣之官每有科率比元降之
數必大科一倍以上入在已皆要有餘賄賂之備百姓
當保正者要當之戶被州縣取索無數以致破家要不
當者須出錢數百千方始得免又諸軍已有官或曾有
戰功人年老揀停更無養老請給致使打柴自賣願身

求乞其立戰軍功人有官至正使者依舊執長行身役
江南官員困辱有至如此將人戶田產並諸雜之物以
至農具之類紐作錢數令承認所降和買絹疋數上戶
每物力二十三貫著絹一疋下戶每物三十七貫著絹
一疋並以金銀官告度牒高擡價值折算支攢造物鄉
坊郭丁簿帳每一丁催納絹一丈縣一兩遇開年人丁
數自有升降據元認定數自加減敷催係於應減人下
上科又攢造人戶所有水田每二十畝納稅每畝依舊
例納稅外別定稅錢四文鹽錢一文每歲算五百八十
文催絹一疋又稅戶滿四十貫稅錢者當戰船一隻倍
費一二千貫文官中和買和糴科率之外更以借貸爲
名根括科斗不當告訴貧乏雖是納足近傳到江南狀
元張九成策陳斂人戶名種類聞大秋苗之外又有苗
頭謂方得苗便科苗頭未已有行折八謂人戶合稻子
一斗令人折納

偽齊錄卷上

十七

細米折八未已又曰大姓謂科率大大姓竭矣又曰譚
入升實謂豪富之家本是譚實虛矣又曰均敷巧作名目多
彼方避諱作謹方率斂民不堪命日以窮困江南刻剝下民有至如此
去處並放稅五年赦尙書張挂宮中已催人戶要納稅
斛卽赦並無實言又江南鹽每歲須改法三二次每賣
出鈔多卽設法或作六分折鈔或作四分新鈔或全用
新鈔或一袋新鈔行一袋舊鈔每以改法一袋鹽不下
添三五貫其客旅相遇皆言遭遇此劫代莫不怨恨又
緣軍糧不足於人戶名下貸借隔年稅糧方借稅時稱
候來年將本戶合納稅數剋納及至納稅之時官司更
不理已借數目並要全納又於河渡酒坊人戶處借貸
買名課利見錢至合納時亦不肯准折江南曾指揮下
淮南合諸處人戶歸業或請田地土放年十二稅夫役
有新歸業人上縣李溫逐日被光山縣句出打行竹自

早至晚方回有歸附者曾見李温言我在馬欄橋住聞江南放十年稅賦我等十家同來得兩日被縣道連日役使十家已走三家內七家餓死一箇元來南宋止是脫空江南常給降度牒令逐路科配人戶須令收買充作糴本錢每道度牒民間不下倍錢百餘貫文又有宣諭制置司等處一面行下州縣於人戶和糴不由不納納定並不支價錢止折度牒與人每道折三百貫街市祇賣得七十貫文岳飛一行軍馬飯食并是江南筠袁處虔吉洪六州應副官軍中缺糧各於民間探借了稅賦軍到湖南又於民間戶下應有地土每畝先令納子田畝錢二百文民甚難之又江浙之民往往以舟船爲生被諸縣拘籍有船爲船戶以備漕運又船載官員并以船戶自備船費應副科差民間有船爲害又令蘇秀等州人戶轉船斛往楚州送納民戶請處一石祇得

八九斗至納處須石一二方可納得往往典賣家業賠了當不得又州縣屯兵之處市民做經紀不得盡被軍人做了近塞之民田土園圃屋舍皆被軍人奪占及有指揮要於江北上戶並牛具過江南擾害下民至有如此又諸將下前後亡失軍人多更不開落所亡失人例皆疆虜百姓刺面充軍以補填舊數有來投訴之人將不但言不知而諸軍實受主將之意所敢如此又諸將下使臣效用軍兵恃軍勢欺陵百姓強取物貨官司畏憚不敢入屯軍處州城內買賣又諸將等屯軍處缺見錢便罷行戶令見任官並以見錢依市價買物更無取要擾害汴京舊有免行錢外路難以獨無因而便行諸路量出見錢指定專充收買戰馬耕牛爲保民之計卽無非理之用民間雖出行錢比之已前官司陵辱百端諸費無有了期豈不輕省靜辨安穩主上罷當行之意

乃是如此宋時多橫興大役如開三山大河修萬歲兩
橋調發者千餘路破產者千萬家又如妄圖燕山一路
開拓封疆起夫科斂連年不休天下被害又倍於前修
建營繕般運樹石無益等役不可勝數今朝廷除軍期
河防危急理須逐意差發尙令酌民力必令可以應辦
其餘依條合差夫役並於農隙十月一日以後正月終
以前蓋謂終妨民務農亡宋而科買無益之物如羊毛
銅錫藥物如綾羅之類不輟有之盡科在保正令民戶
均納其價錢不支今主上以創業之初須措置安保生
靈爲急中間樓櫓及板木曾行科買些小卽能支還價
錢餘合買之物行下諸路上以一色見錢收買不得科
於民間或有州縣官奉行乖誤科於砦下者卽皆斷遣
蓋謂恐民戶賠費昨爲海島河灘時有盜賊結聚瀕水
州縣之民大被其害若非舟楫無以躡捕及江浙亂地

時時妄有扇惑恐動已安之民亦須舟楫平定朝廷遂
行在京卽拆毀宮殿梁柱在外卽沿流十里除桑柘果
實墳塋林木采斫堪用木植造船有主者支給合值價
錢仍不得差顧元主斫伐般運所役人匠合日支口食
外更支贍家錢糧舟楫旣備內外賊患可除卽民間久
遠可得安居今來造船之意乃是如此昨緣大兵火之
後物貨雖已通行民間交易不便特置平准回易務於
諸路使在百難以買賣不得以赴官收買亦令商販以
通物貨所買所賣並無擾止是有益於民所收之息並
無止濟爲民之用止助國之經費下免橫斂於民今置
回易之意大是如此亡宋屢變錢法旣累失信錢難行
使乃以重法禁民不得不收致有閉下店肆累日彌月
不能買賣者又屢變鹽法每賣出錢多卽至指揮不用
要令別置至有今將已般在外鹽貨投於溝河者是廣

蓄積之家多物貨之客特因錢法所誤有至頓然窮乏
至有忿恨自盡而死今朝廷於鹽錢之法一定縱或隨
時利害小有增損亦須令公私兩便無前日改作變更
以誤民族之事亡宋委任閹宦稱王稱相節使承宣莫
知其數內外催除差官職皆出其手是以郡守縣令專
務誅求要爲交結所至惟搜尋珍奇之物或時新口味
上以應奉次以爲賄賂下民易欺暗受其弊今主上並
不用閹宦不惟減厚祿以省生靈脂膏且使一官一職
並無交結賄賂多得於守令之官以公選除授之始丁
甯誠訓惟要安民勸督農桑依公行稅法法不得縱
吏擾民不得私意害民能奉承者以課績旌賞有違犯
者案劾行遣舉此數項主上爲民之意可見其餘元出
一命令行一政事卽無不爲民者若不如此何以數年
之間得脫極亂之苦有此安泰之樂前日盜賊兵火殺
虜離散無所告訴因誰致之使如此民間合知今日生
業可安室家可保官司可依因誰致之使如此民間合
知既能知此卽合知恩知幸須合互相勸勉互相告戒
不可萌心爲非不可妄言鼓唱竭力爲生盡心爲善上
以副主上切切憂民之心下以期傳子孫永享太平之
福其聽之毋忽